



聯合國

安全理事會 正式紀錄

第三年

第三十六號至第五十一號

第二六一次會議至第二七六次會議

一九四八年三月三日至三十一日

紐約

目次

	頁次
第二百六十一次會議	
一。臨時議事日程	1
二。通過議事日程	1
三。緬甸申請加入聯合國案	1
四。繼續討論巴勒斯坦問題	1
第二百六十二次會議	
五。臨時議事日程	4
六。通過議事日程	4
七。繼續討論巴勒斯坦問題	4
第二百六十三次會議	
八。繼續討論巴勒斯坦問題	16
第二百六十四次會議	
九。臨時議事日程	20
一〇。通過議事日程	20
一一。繼續討論印度巴基斯坦問題	20
第二百六十五次會議	
一二。公報	29
第二百六十六次會議	
一三。臨時議事日程	30
一四。通過議事日程	30
一五。繼續討論印度巴基斯坦問題	30
第二百六十七次會議	
一六。臨時議事日程	35
一七。通過議事日程	35
一八。繼續討論巴勒斯坦問題	35
第二百六十八次會議	
一九。臨時議事日程	40
二〇。通過議事日程	40
二一。智利常任代表關於捷克斯洛伐克境內事件之來函	45
第二百六十九次會議	
二二。臨時議事日程	49
二三。通過議事日程	49
二四。繼續討論印度巴基斯坦問題	49

(目次續見背封面裏頁)

第二百七十三次會議

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三日星期二午後二時三十分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主席 蔣廷黻先生(中國)

出席者。下列各國代表 阿根廷、比利時、加拿大、中國、哥倫比亞、法蘭西、敘利亞、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英聯王國、美利堅合衆國。

三二. 臨時議事日程

(文件 S/Agenda 237) = 273

- 一. 通過議事日程。
- 二. 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二日智利駐聯合國常任代表致秘書長函 (文件 S/694)。

三三. 通過議事日程

議事日程通過。

三四. 繼續討論智利常任代表關於捷克斯伐洛克境內事件之來函

經主席邀請，智利代表 Mr. Santa Cruz 就安全理事會議席。

Mr. PARODI (法蘭西) 智利代表曾要求安全理事會依據聯合國憲章第三十四條規定，調查 Mr. Papanek 昨天列舉與說明的種種事實，據稱這些事實威脅國際和平及安全。

一般的事實是大家知道的。

本年二月二十二日，少數人以武力且顯然違反該國元首意願，奪取捷克全國所有管制機關。

這些少數人並未舉出法律上或憲法上的理由來支持他們的行動，他們僅稱必須強迫捷克斯洛伐克採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政體。

可是，這些共產黨少數並非未參加捷克政府的工作，反之，這些少數共產黨員不但參加政府而且甚至於擔任最重要的職位，包括行政院總理及內政部長職。

捷克政府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也不是沒有密切關係，因為蘇聯與捷克已於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二日締結友好互助及戰後合作條約。這個條約第四條特別規定締約國互相尊重其獨立與主權且不干涉彼此內政。

捷克政府也未曾引起蘇聯當局方面的猜疑與責備，因為它順從了為密切合作所需要的一切條件。於此祇須舉一例證明 一年以前捷克政府認為馬歇爾計劃下所予慷慨援助

實為該國復興所必需，可是當時行政院總理及其許多同僚都被召到莫斯科去，在那裏他們就不得不拒絕他們原先認為為本國福利所必不可少的物資援助。

捷克人民對於蘇聯也無任何仇視心理。反之，所有捷克人對於曾大力幫助他們從納粹束縛下解放出來的偉大斯拉夫人民感到友愛與感激。然而，捷克人民對於蘇聯的友情，其政府的這種忠誠於雙方承諾的事項，以及共產黨員之參加政府似乎都未視為充分的保障，而在幾小時之內一個民主國就成變了一個警察國。

這種種都是我們知道的事實。我們也知道事實上自從二月二十二日以後已經聽不到 Benes 總統的聲音，他對於其本國人民適所經歷的慘劇，沒有絲毫表示。顯明地，他已被剝奪了言論自由，或者是在被看守之下成為控制該國政府的政權的獄囚，他在這種情形下抵抗着一切壓力，決不核准新政權。

另一個人與 Benes 總統的政治思想有密切關係。我們知道他並且愛戴他，而且曾在一九四六年九月聯合國大會第一屆會中及一九四七年九月大會第二屆會中兩次看見他擔任其本國代表。外交部長 Mr. Masaryk 已不復能作證人，可是他的死實際上就代他表明一切。無論他是如何死的，他的死祇能有一個意義，而這個意義是顯明的。他負責保持一個代表國家獨立的光榮傳統，他不能容許這個美名與其本國之受奴役相提並論。因此，這兩個代表捷克人民並且是捷克人民自由的化身的人物，一位已不復有自由，另一位已經死了！

捷克境內民主的消逝使全世界感慨至深。捷克在過去縱不會令人指責為有傾向法西斯主義或獨裁政治之勢。反之，捷克人民始終為其獨立作英勇奮鬥，一旦達到此目的，他們即知如何掌理，如何創立與保持自由的制度，一旦這種自由喪失時，他們必能再以奮鬥來恢復自由。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興起的各國中，惟有捷克境內的民主政治最為完善而且基礎最鞏固，這種制度並非一種國外力量迫它採行的，假如是那樣，捷克人民非努力適應不可，反之，這是本性自由而應得自由的一個民族的自然制度。

捷克斯洛伐克也決不是一個可被責斥為與納粹政府有任何合作的國家。捷克斯洛伐

並且肅清一切障礙以便增進美國的工業、商務及政治利益”。該報最後說“擬設的這個最高國家，其所有的經濟、軍事及政治權利與新世界每一個共和國國家主權的原則都不相符合”。

這是門羅主義的現實情形，這個主義的原意是保護美洲大陸國家不受大西洋彼岸國家的干涉，可是事實上它現在已經造成了美國可以獨吞整個美洲大陸的情勢。

美國對於所謂干涉捷克內政之事大肆喧譁，我們覺得美國必須作這種喧譁以求世人不注意美國實際干涉歐洲、亞洲和非洲許多國家以及美洲大陸各國的內政，這一點實在非常顯明。現在美國反動派每次看見世界任何角落有任何國家拒絕服從他們的命令或者有一國或一個民族認為國家及民族主權原則神聖不可侵犯，他們即認為這是對他們的利益的一種威脅。今日美國政治家或政客的代表人物就是 Mr Dulles 這位先生，根據他的政治哲學，現代所有種種困難與不幸事件都是由於各國各有主權的緣故，這種主權必須終止，而且應該儘速終止。

我們應該注意 Dulles 的理論祇在為美國過去的行爲供給理由。智利所虛構的全部故事，其目的不是祇在掩蔽美國干涉世界上許多國家內政的慣行以及美國現在採行的擴展政策嗎？捷克政府中少數有罪的陰謀者已被逐出，這件事使美國政府非常不高興。美國政府認為如此即有重大與充分理由稱捷克為不民主的國家。捷克人民絕大多數贊成政府的行動並且表示對於政府的信任，這個事實美國政府視為無足輕重，它堅稱捷克現時政體不合美國的民主標準，因此應該在安全理事會中加以討論。可是美國國內一千五百萬黑人的特殊地位是代表那一種民主標準呢？私刑法是不是民主法典中不可缺少的條款呢？

所有對於捷克最近事變的喧嚷及所謂蘇聯參加這種事變之說，所有對於東歐各國內無民主的假淚，都祇在求世界輿論不注意美利堅合衆國的現行政策，與這種政策的性質與一貫性是大家清楚知道的。

智利來函祇是許多國家內反動派用以束縛其本國人民意志與思想的鎖鏈之一環而已。這是智利來函的唯一重要性。

主席 智利代表所提出的程序問題不屬於議事規則範圍，而是關於安全理事會中詞令的標準問題。我覺得各理事本人當願意時

時保持相當尊嚴與禮貌，不特彼此互相尊重，且尊重參加理事會的各會員國政府。在我看來，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代表的言詞並不低於我們願意保持的通常詞令標準。

Mr ARCE (阿根廷) 我不願討論這個問題的實體，可是剛才提出的一點或值得我們注意。

關於主席剛才所作決定，我願意表明假如大家不強迫阻止我，我願意依據安全理事會臨時議事規則第五十二條規定請速記員刪略烏克蘭代表所用“卑鄙的文件”等字。

智利代表是我們請來參加理事會會議的。我們不能因為他沒有各理事所享受的權利，不能為自身辯護，就不正直地利用這一點來侮辱他或他的政府。用這種言語——這還不是第一次用這種言語——會引起一些代表要求在這個理事會會議室中裝置一個抽水污物盆，於必要時可沖淨所有污濁不潔之物。我希望我們不致如此。

我現在願意簡述烏克蘭代表所提到的阿根廷報章上的一篇文章。除非我的記憶錯誤，我可以說他引述這一段的目的決非無瑕疵的。

烏克蘭代表說在倍諾斯愛勒出版且與政府方面接近的 El Lider 報評論外國資本在國內所造成的種種困難。

因此，縱令對於這個“強的政府”和“強人”有種種說法，阿根廷境內畢竟有言論自由，於是倍諾斯愛勒報紙即能對外國資本所造成的困難表示意見。因為假如接受外國資本，即須還本付息。然而，El Lider 並未提到其他接受大量款項而其政府並不注意還本付息的國家。

Mr SANTA CRUZ (智利) 我祇願表示感謝主席所說的話並感激阿根廷代表。

無論如何，顯明的，安全理事會不能保護其理事的不受這種侮辱的權利。為了對理事會表示敬重並且鑒於理事會的尊嚴，我將盡力避免用這種言語。

可是我願意表明我並不習慣於任人侮辱我自己或容人侮辱我的國家。

主席 現在時間已經不早，我提議我們休會到明天下午再討論。原定在明天下午討論的印度巴基斯坦問題延到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五日星期四討論。

(午後六時三十分散會。)

克是希特勒的第一個或第二個犧牲者，並且始終堅強抵抗德國的侵略。

這是捷克境內所發生的事變如此沉痛而深切震動全世界人民的理由。我可以肯定地說任何國家對於這種事變的關切，無有如敵國之深者，因為法國人民與捷克人民之間友誼之始遠在捷克國成立以前。

最後，為完全說明這種事變的意義起見，我們當然應該說我們已經看到在還在受着剛完結的戰爭痛苦的歐洲又復有人在用我們在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〇年期間所熟知的那些方法。

我清楚知道有人對我們說而且將來還會對我們說捷克事變純屬國內事件，可是任何人無論如何天真，決不會認為這種事變發生時未先通知另一國政府，也未經該國政府的允許。

任何人也不會認為若非蘇聯軍隊近在咫尺，少數人的政變能夠成功或甚至於會有此企圖。

因此，我們覺得安全理事會既負責維持和平——以聯合國憲章所規定的各原則為基礎的和平——它就應該認清智利代表所提控訴之完全重要性。

Mr Gromyko（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前於討論是否將智利函件列於安全理事會議程內時，大家都知道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團絕對反對將它列入安全理事會議程並加以討論。我當時指明智利函件代表一種挑釁行為，其中所述種種全係捏造。

確實說，這個函件與其撰擬者所大聲疾呼的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毫無關係，這難道不顯明嗎？這個函件裏點綴着安全與和平字樣，好像其撰擬者採取這個步驟時是由於愛好自由與國際和平所致。可是實際上這種言詞純屬一片煽動話，與這個函件撰擬者這種冒險行為後面所隱藏的真正動機毫無關係。所謂智利政府採取這個步驟時是由於要維持和平的高尚動機之說全無根據而且祇能欺騙天真而無政治經驗的人。

或者有人說智利的這種計劃其用意既不難瞭解，那末即不應對它加以注意。可是這種結論是不十分正確的，因為問題不在於智利，而在於那些外國勢力，若無這種勢力的鼓勵，現在統治智利的黨徒就不會提出這個問題。

凡熟知目前智利政府外交政策方面某些最近事實的人都清楚知道智利本身無外交政

策——它所缺乏的不祇是外交政策而已——而且這批黨徒現在是華爾街金融與工業巨子所操縱的傀儡，後者掌握着智利經濟的命脈並且完全控制其內政與外交政策。這種情形會產生什麼結果也是大家知道的。結果是以智利人民為犧牲者而使美國獨佔企業致富，他們慣常從他國人民的血汗中取利。

因此，智利致安全理事會函一經外界知道以後，世界報章，甚至包括美國報章在內，都不得不表明目前的智利政府祇有在得到美國統治階層的嘉許以後才會採取這個步驟，這種情形實非偶然。所有那些正在等候機會以便對聯合國發動誹謗與謊言運動的人即開始摩拳擦掌，因為他們又可藉智利的挑釁來煽動對於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仇視。

大家知道在智利致安全理事會函提出以前的幾天內可以成到有人在幕後緊張活動以求找到一個政府可承擔向安全理事會提出這種要求的任務。顯明的，沒有一個自尊的國家會擔任這種卑鄙而徒勞的事。所有這種幕後陰謀的首領認為不宜由他們自己採取這個步驟。可是他們似乎不需要花長久時間即尋得一班祇要得主子歡心甘願做任何事並且甘願出賣其本國人民的名譽與良心的政治冒險者。我們可推知在這次情形下像所有其他這類情形一樣，這些主子祇須拍拍他們的智利僕從的肩膀就夠了。可是智利因其目前的唯利是圖的統治者的罪惡所蒙受的恥辱與污跡却是將來很久都洗刷不掉的。

無疑的，智利的勞工大眾像世界上所有誠實人一樣，對於現時智利統治者的行為祇會感覺嫌惡。智利人民知道祇有少數將其皮肉出賣與外國主子的人才會從這種行為得到利益，人民本身是得不到任何利益的，因為智利與那些實際上控制該國經濟與政治者的關係並不是根據文明世界的法律的。智利所有的農民和工人都可告訴我們這種情形，而且也不一定是智利人民才知道。

智利函件中沒有一點新的觀念——縱令是不切實際和無意義的觀念——這個事實就表明該函本身的性質。該函照字重述前任捷克駐聯合國代表所提文件中引用的一切論點，該代表已經背棄他的人民並經捷克政府解除其職務。該函中對於捷克與蘇聯的誹謗攻擊也與前函相同。

智利重述這個人的一切捏造謊言的事實就證明該函撰擬者的舉動不是根據任何信念或對於事實的冷靜評定，而是依照別人的指

示，這些人將他們自己的模糊的希望寄託在安全理事會對問題的討論上。

現在的問題是究竟智利函件的撰擬者希望什麼以及那些盡力證明須在安全理事會中討論該函的人希望什麼。如果將這個文件以及智利代表的補充聲明中的一切花言巧語和掩飾詞藻都剝削乾淨，就不難看出他們的目的何在。我們不難看出智利函件的動機在干涉捷克內政，指揮捷克人民應如何辦理其本國內政，尤其是捷克政府的組成份子。

當然我們決不能期望該函撰擬者公開宣佈他們希望指定捷克人民所應採行的內政或外交政策。這樣就嫌過於直率與無禮了。可是如果我們去掉了智利函件中關於愛好和平及自由的空洞詞句，問一問該函的真正目的何在，我們必然會斷言其主要理論是捷克人民力量不足以自行管理其內政，需要受某種外國保護。

這正是智利函件與智利代表聲明的主題。這正是鼓動提出該函與主使提出該函者所希望的事。

美國和英聯王國的某些政客的聲明也證明這一點。在這些聲明中明白表現英美集團對於捷克的一種秘密計劃。兩年多以來英美政客視捷克為易得的掠奪品。在某一時他們稱讚捷克的民主方式，將它與安格魯撒克遜型的民主相比較以求找出二者間共同之點，可是在另一時候他們却罵捷克人民於忍受希特勒佔領的恐怖以後，在外交政策方面竟與蘇聯結合起來，同時在內政方面他們竟堅決從事民主改革政策，這是美國和英國的許多誇大政客祇能夢想而不能實行的事。

一方面捷克受到稱讚，而另一方面却受責斥。這種態度本身即足以使捷克人民有所戒備，因為他們已經知道誰是真朋友誰是假朋友，假朋友曾經摧殘過捷克以滿足希特勒的德國。

捷克人民仍然清楚記住往日西方國家的統治階層出賣過捷克，並與法西斯侵略者訂立過可恥的密約，這種密約是這些國家紀錄上的污漬，捷克人民而且不僅捷克人民永遠不會忘記。許多其他國家的人民也會長久記得，因為在慕尼黑對於捷克的背信行為是西方各國，包括美國在內，在直接鼓勵法西斯侵略者，或至少是對於法西斯侵略者的經濟協助，這種行為最後解開了德國法西斯侵略者手上的束縛而使人類遭受流血最多與破壞最甚的戰爭。

如果我們回顧過去並且根據已知的事實來評定，我們就會更確實相信捷克人民對於美國及英聯王國統治階層長期不斷努力不惜以任何代價將捷克收入其勢力範圍，使捷克的外交與內政政策受其控制並且擅自對捷克發出命令，一如其對某些其他國家實際上在內與外交政策方面都已失去獨立與主權者發出命令的情形，是多麼應該採取深為懷疑的態度。

從最近大家已經知道的新事實看來，美國和英聯王國對於捷克的政策表現得更為清楚。這些國家希望捷克受其政治與經濟控制的計劃已更顯明。可是同時還有另一件事也逐漸顯明。這就是這種種計劃顯然都已經失敗了。捷克人民挫敗了這種計劃，因為它與捷克的基本利益相悖。

現在衆人皆知的這種種計劃是基於一種錯誤的假定，這種假定以為捷克境內少數反動與可收買的政客必會勝利，這些人終能欺騙其國人，且以為得到他們的幫助即能將捷克納入“馬歇爾計劃”範圍內，這個計劃的目的在奴役他國及其人民，使他們為貪婪無厭的美國壟斷者的利益所支配。捷克國內確實有一些唯利是圖的政客，在內政政策方面確有一班不可救藥的反動份子，他們在人民眼中已經沒有信用，在外交政策方面已成為其外國主子的忠僕，並願為主子服而奴役捷克人民。然而，捷克人民却拒絕為奴隸。

捷克境內政界人士與各黨派正是根據人民的這種願望才採取了行動。他們的動機是求國家利益與人民本身的利益，而不是華爾街和倫敦市外匯騙子的利益——我們可以說後者祇是高級美國股東的買辦而已。這些捷克各黨派和政治家是捷克人民的忠實兒女，他們在希特勒佔領的幾年中高舉戰旗反抗敵人，現在採取真正愛國者的行動，照着人民所選擇的道路前進。

他們和全體捷克人民毫不猶豫地宣言捷克為一獨立國的命運與蘇聯的命運密切關聯，在捷克共和國最絕望的時期中，蘇聯從未離棄捷克人民，而且蘇聯的戰士將法西斯軍隊逐出所有蘇維埃領土以後他們的具有歷史性的勝利行軍直達法西斯德國之巢穴柏林時，曾在布拉格高舉勝利旗幟。人人可以明瞭捷克人民與各政黨及政治家為求與蘇聯合作而對蘇聯忠實，不僅不違悖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的任務，而且反之，這種行動完全符合愛好和平人民的基本利益，因為蘇聯始終是和平與人民平等的真正擁護者。

捷克人民及其民主愛國黨派與政治家的行動不僅未違背西方各國人民的基本利益，包括美國人民的利益在內，反而符合這些人民的利益，因為無疑地維持和平及安全是對於這些人民有益的。這個政策祇令西方各國內少數政界與商界人士不悅樂，他們不幸都有勢力而且企圖把他們的狹窄的、大部分屬於物質的與自私的利益與這些國家人民的民族利益及其在國際事務方面的利益視為一體。

正因這個理由，這類人纔於捷克境內發生事變時如此喧噪。正因這個理由，這種事變本身及其重要性纔被人歪曲並使輿論不明其真正意義。

這些人對於最近的事變感覺不安，當易於瞭解，因為他們的計劃實在已經失敗了。捷克境內少數政客已經脫離了人民，現在已被逐出政府，因為他們的活動的目的在於反對捷克及其人民。可是，如果我們的基本意旨在於求維持和平而非謀任何一國或數國的狹義的自私利益，我們在任何情形下決不能認為外國，尤其美國，若干人士有理由對於捷克境內的事變如此喧嚷。

事實上，究竟捷克境內發生了什麼事？美國、英聯王國、法蘭西以及一些其他西方國家對於捷克，捷克政府及其人民，且同時對於捷克人民的真正忠實友邦蘇聯發動如此放肆的誹謗運動，其理由安在？捷克境內發生了什麼事，何以一些政界人士，尤其在美國，聽到有人談論今日的捷克，就充滿了憎恨或恐懼？人人都知道捷克政府的組成份子有所更動並已排除了一些脫離本國人民而通敵的反動與圖利政客。

在這些人中，尤其是在過去有勢力的一黨即所謂“國家社會黨”的領袖中，有人竟陰謀反對捷克共和國，並且得到外國援助正準備推翻捷克政府，暗中傷害共和國，這種情形現在已不復是一種祕密了。

關於此事，捷克內政部業已發表正式公報。凡注意這個問題者都可參閱這個公報，甚至可一閱美國報章所載報導，這些報導當然顯著而彰明地歪曲了捷克境內所發生的事實真象。

捷克政府改組的目的在求網羅那些注意人民意見及意願的政治家及愛國者任職，而不要那些已失人民信任而退職的人。

大家清楚知道所有這一切完全是在有秩序的情形下發展的而且符合人民的意願，因為事實上是人民自己完成了這種改組工作。

捷克現政府中共產黨的代表較任何其他黨派為多。捷克共產黨員已經得到人民的信任，這一點他們可引以為榮，事實上也非如此不可。他們已向人民表明真象，他們已向人民表明真朋友與假朋友之間的區別。他們在被佔領時困苦的幾年中是抵抗侵略者的最前線上的戰士，同樣的，現在他們又立在最前線上爭求國內的新民主秩序，爭求各民族間共享和平的外交政策，並爭求與偉大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及其他願與捷克維持友好關係的國家的友誼。

捷克像其他東歐國家一樣，它的經濟方面正在有着重大的變更，其目的在於依照民主原則改變該國經濟方式。工業收歸國有之事正在實行，大地產正在分散中，土地都分給了無土地的農民及小農，就是說分給了在土地上做工的人。一系列其他民主變更的計劃正在實施中，歐洲而且不僅歐洲的許多國家的人民都感覺有此需要，正如需要空氣一樣。所有這種種的經濟和政治方面的改變表示捷克本國已獲致極重要的成就，而許多其他國家的工人、農人和小職員對於這種成就祇能夢中求之，因這些國家的政界人士喜歡誇言的民主政治若經仔細觀察即可見有似一種肺癆病的面部紅潤現象。

目前的捷克政府根據人民的願望，正在國內貫徹實行民主改革計劃。捷克不願靠美國的“馬歇爾計劃”的施捨而生存，却決定與所有其他願與捷克立於平等地位共謀維持國際和平反安全的國家合作，依賴其本國資源來發展其經濟及文化。

我已經簡單說明捷克國內所有的演變情形及其特別引起安格魯撒克遜各國內如此喧嚷的理由。說到這裏，我也許應該指出一點，那就是政府組織的改變並不僅限於捷克一國而已。其他國家也有這種改變。其不同處祇在於捷克國內是人民自己主動這種改變，而在一些其他國家內關於政府組織的問題却是由華盛頓或滿哈坦商業區某些方面決定的。

我們無庸遠求例證。讓我們以義大利、法蘭西和希臘之類的國家為例。法國政府的最近改組沒有商諸人民並且違反人民在選舉時所表示的意願，這次改組是誰造成的呢？任何人都知道這是美國造成的。任何紐約旅館的守門者都會告訴你這件事。這個事實與捷克政府改組不同之處，我已指明過，在於捷克國內政府的改變是人民自己要求的。而法蘭西政府的改組却是美國壓力造成的，誰也不

能否認這個事實。在美國，他們稱之為“民主慣例”。在其他國家，他們稱之為一國干涉他國內政。

義大利政府的最近改組，把一個擁有最廣大民衆的黨擠出了政府，這次改組是誰造成的呢？人人知道這是美國堅持的結果，美國對義大利施行一種強硬的經濟與政治壓迫政策，一種敲詐的政策。美國的每個牧童都可以告訴我們這件事。

鑒於義大利即將於四月十八日舉行的選舉，美國政府現時對於義大利的政策，不是有極重要的意義嗎？美國政府爲求這次選舉結果儘可能符合它的期望起見，有什麼事情它不肯作！我們看到允諾與威脅，鞭笞與糕餅同時並用。當然任何人都知道美國現時對義大利實行一種強硬的壓迫與敲詐政策。這是正式公開宣布的政策。一方面他們在美國高談須有自由而不受阻礙的選舉。另一方面，他們却懼怕這種選舉而且公開聲明美國可以不顧義大利人民的意願而且不管該國選舉結果將來對各黨權力的分配而採取行動。在美國，這種情形稱爲民主過程，而在他國則稱之爲一國蠻橫干涉另一國內政，一種敲詐與賄賂的政策。

誰在隨意對目前的希臘政府發出命令？誰在完全控制該國政府的內政與外交政策？人人知道該政府本身早已沒有任何政策。人人知道美國的統治階層在控制着，其動機是謀自私的軍事戰略與商業利益。美國的每個鸚鵡可告訴你這件事。

可是因爲某些可瞭解的理由，美國、英聯王國和一些其他西方國家內就不容談論這件事。若有人提起這些事實，美國和英聯王國的外交家就答以會心的微笑。其原因是容易瞭解的。他們很清楚知道在捷克是人民自己決定其本國事務，包括政府的組成份子以內，但例如在義大利和希臘，政府的成員問題却是由美國人決定的。

確實的，從這種種事實看來，所謂捷克政府成員的改變是蘇聯干涉的結果，實在是荒謬的說法。

我現擬分析智利函件中第二個可笑的說法，即所謂捷克國內事件是蘇聯干涉的結果。天下沒有比這種說法更荒謬的了。那些實際上暗懷——不僅暗懷而且事實上正在實行——擴張計劃者這次還沿用舊方法，我們蘇維埃人民並不驚奇，他們把某些其他國家當

作華爾街的分設辦事處，並把這些國家的政府當作這個金融與工業機關的行商，而這個機關的本身就等於戰爭，獲取不正當利潤，及貪婪無厭。

我們可以看出在散布對蘇聯的誹謗與謊言時以及大聲抗議所謂蘇聯干涉他國內政時有一種奇特的規律。美國及其小夥伴英聯王國如正在或者以極其公然無忌的方法來百般干涉他國內政時，例如現在全世界人士注意之下公開干涉希臘，他們反對這種所謂干涉的叫囂之聲就最高。

他們企圖以大聲反對蘇聯干涉他國內政的方法來掩飾他們自己的擴張領土政策。這是一種陳舊而慣常聽到的“做賊喊捉賊”的方法。可是時至今日我們應該表明這種策略的真相，暴露真正實行擴張領土政策者的面目這種政策蹂躪弱小國家和民族的基本權利，策動所有各種力量來對其他國家施行經濟與政治壓迫，並且利用這些國的經濟需要以達其自私目的，犧牲這些國家而提高其本國經濟地位，保證其本國無經濟危機並在全世界建立軍事與戰略基地網——所有這種種情形，其目的都在犧牲其他國家及人民以實行一種擴張領土政策。

我不知道智利函件的撰擬者是否能瞭解捷克人民不容許任何人干涉他們自己的事。這些人民自己有豐富的經驗、技能和毅力，足能決定他們自己的內政與外交政策上的種種問題。我們不知道這個文件的撰擬者是否能瞭解蘇聯與這一切毫無關係，所謂蘇聯參與捷克國內事變的指責，其虛妄荒唐祇有天方夜譚的神話故事可以比擬。

然而，我們並不懷疑這個請安全理事會討論捷克問題的整個計劃的真正撰擬者都明悉實際情況。我們也不懷疑他們知道蘇聯與這件事毫無關係，他們所進行的對於蘇聯的誹謗運動全無根據。可是他們覺得必須從戈貝爾的宣傳垃圾中拖出這種陳腐的廢物來，戈貝爾當然經常設法以蘇聯和共產主義爲妖怪的話恐嚇世人，包括德國人民以內。

戈貝爾的敵手像他一樣，在從事同樣宣傳時總是反覆重述一個說法。他們不斷企圖證明他們在外交政策上以及甚至於在本國內政上所以處處失敗，都是由於共產主義以及，當然的，蘇聯所致。他們睡覺時，夢見紅色的妖怪。他們醒來以後就認爲凡有人提到關於必須改善例如美國與蘇聯兩國關係的話，

都是共產黨員。他們囚禁所有要求改善與蘇聯的關係以及揭露煽動戰爭者計劃的人民。

他們準備在大城市的十字路口貼上標語警告人民不要要求改善蘇聯與美國的關係。在報章上與無線電廣播中他們瘋狂地叫嚷共產主義的危險，凡在國際間及甚至國內一有失敗時他們自然就會說這是出於“莫斯科之手”。

各位每天可從無線電廣播中聽到他們的啞聲，經常在警告共產主義和“莫斯科陰謀”的危險。他們以銷行幾十萬份的報章和雜誌、無線電廣播、電影、以及有時甚至從教堂中說教壇上散佈這種宣傳。

這個衆口交響樂隊的目的在欺騙他們的本國人民。這對於煽動戰爭者當然是一件重要的事，因為他們知道人民如果明瞭實情，尤其關於蘇聯的實情，就不會支持他們。他們最懼怕世人知道實情，因為如此即會揭露他們所暗懷的擴張領土侵略計劃。這些煽動戰爭者人數不少，而且極不幸的就是他們在經常增加中。蘇聯代表團曾在上屆大會中提出其中某些人的名字。這些最上乘的典型人物並不因此而動怒。他們公開承認他們的目的是挑動戰爭，甚至對於 Vyshinsky 之最後終能直呼他們的名字還表示欣悅。

捷克問題之提請安全理事會考慮以及美國與英聯王國兩政府在討論期間對於是否應將智利函件列入理事會議程問題所表現的固執態度，從英美對於歐洲的一般政策看來，即可得正確瞭解。這個政策最近已在所謂馬歇爾計劃的名目下實行，實在是一種擴張領土政策。其基本目的在求使其他歐洲各國的經濟與政策受美國的，並在某種限度內亦受英國的經濟需要與政策的支配。我說“在某種限度內”是因為英國現已成為美國政策的附庸，經過若干時間以後，該國會變成什麼樣子，現在還不能確定。很可能的，英國這頭獅子不久會少了一條尾巴，或者幾條腿，或者甚至連頭也沒有了。

人人知道這種英美政策的根本要旨在於恢復西德的工業力量，即提高德國的作戰力量。實行這種政策當然不是謀德國人民的利益，更不是謀其他曾受希特勒侵略的歐洲各國人民的利益。這一切是謀美國帝國主義者的利益，它已自命為歐洲各國的宗主國。

蘇聯當然不同意這種對於歐洲人民及其獨立會有如此危險及嚴重後果的政策。反對

這種政策者不祇蘇聯一國。許多其他歐洲國家，包括捷克在內，對於馬歇爾計劃的態度與蘇聯的態度相同，這些國家的經濟，尤其工業，對於歐洲各國間任何合作計劃，無疑地都是重要的。

捷克之拒絕參加馬歇爾計劃已使其經濟與工業不可能變成英美金融界與實業家可以隨意使用的零錢。捷克一直到現在還是一個主權國，並且像任何自尊的主權國一樣，願意根據正常的條件及各國互相尊重彼此的權利與利益的原則，與任何其他國家合作。該國根據對於蘇捷兩國雙方互有利益的貿易協定曾與蘇聯圓滿合作。

捷克決定在經濟與政治兩方面保全其獨立與主權而拒絕加入這個著名的計劃，即有時誤稱為“歐洲復原方案”的計劃，美國和英聯王國統治階層對於捷克的決定表現這樣的老羞成怒，豈不是因為這個理由嗎？這個計劃實在應該稱為經濟上和政治上奴役歐洲若干國家的計劃。美國和英國統治階層對於捷克政府人事上的任何改變，縱令這種改變足以保證捷克為一主權與獨立國的民主發展，也表現這種異常的不安，豈不是因為這種理由嗎？

可是，我們有把握地說捷克人民不是一個怯懦而無經驗的民族。捷克人民現在和將來都不會屈服於一種詭詐政策，這種反捷克人民的無恥的宣傳政策在各處傳布，現在甚至於也在安全理事會傳布。我們瞭解這個民族，所以我們有把握地說若干國家在安全理事會中所用的一切曖昧方法祇會更加強捷克的決心，使它更有把握地而且堅定地照着自己的路線前進，並且與偉大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及其他東歐國家以及所有其他願與捷克立於平等地位合作的國家友好合作建設其前途。

確實的，所有這一切表明捷克問題之提請安全理事會考慮，完全不是因為它值得安全理事會考慮，而是因為從狹義的自私觀點看來，認為對於此事大肆喧嚷，是對於若干國家尤其美國的統治階層有利的。將此問題向安全理事會提出的動機決非在求真正努力鼓勵各國友好關係的發展及加強國際安全。

不特如此，我們應該率直表明捷克問題之提請安全理事會考慮的動機與此完全相反。其目的在使各國尤其各大國間關係更為

惡劣，增加彼此的猜疑，而最後則給聯合國以新的打擊，聯合國若首先沒有最強與最有力量的世界大國間的合作，當然不能成爲爭求國際和平的有效機構。

無疑的，智利函件以及美國與若干其他國家代表之如此積極支持該函及其含義祇會對聯合國有害，美國統治階層對於聯合國早已毫不顧及。

我們都知道美國於處理應由聯合國且尤應經安全理事會研究的問題時，都忽視了本組織。美國於決定對於希臘及土耳其的“援助”問題時忽視了聯合國——希臘人民以其本身的血換取這種援助，因爲美國以援助爲藉口，實行干涉希臘並且將該國變成它的軍事根據地。人人知道在這種援助的名義下大量的軍需物品和裝備源源不斷運達希臘，美國大批軍事人員都藉“軍事顧問團”之名而派到希臘。

美國的裝備和軍事顧問團也不斷到達土耳其。這個國家像希臘一樣，它受美國控制的程度與日俱深。

這一切行爲都是根據了惡名昭彰的杜魯門主義——這是美國人民日益憎惡的主義——這個主義是蔑視聯合國並且違犯聯合國的宗旨和原則而片面實行的，聯合國的任務在於保護各國主權與獨立而不是使某些國家受他國的支配。

當蘇聯提議有關援助希臘的全部事宜應由聯合國監視時，美國堅決反對這個提議。我們可以瞭解美國採此態度的理由。它的目的在求其本身可以自由行動，可以不顧聯合國的利益而只求它一國的狹義利益，它已自命爲國際事務的裁判者。

我們可再列舉許多這類例證。可是，上面所說種種就足以證明過去和現在真正應由安全理事會考慮的各種問題都未經考慮，因爲美國得到英聯王國及若干其他受其支配的國家經常支持，絕對反對這種考慮。

美國對於捷克問題的態度必須與美國對於許多其他問題的政策，尤其與美國對於所謂“否決權”的政策，美國對於設立大會駐會委員會的計劃以及美國請求設立各種不合規則而且完全不合理的聯合國調查團的提議合起來看，才能正確瞭解。所有這種事實都是一個仔細籌謀的總計劃的一部分，其目的在破壞聯合國，並使聯合國尤其應負維

持國際和平主要責任的安全理事會失去信用。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衷心謀求國際合作並鞏固國家安全，認爲必須揭示對於聯合國如此有害而危險的美國政策的真正意義與重要性。蘇聯之所以出此，是因爲它希望現在爲時還不過晚，尙能挽回局勢並求把我們的組織變成爭求國際安全的有效機構。凡熱心爭取和平者以及贊成鞏固聯合國的地位者一定會同意蘇聯政府的見解。

我們相信這種看法與所有愛和平人民的利益相合，包括美國人民在內，美國人民不希望戰爭，他們認爲所有大小各國人民必須合作而且應該加強聯合國，可是，那些犧牲他國人民而採行領土擴張政策者却在強迫他們做違心的事。

我們從智利函件中以及從提請安全理事會審議此函的喧嘩聲中清楚看出煽動戰爭者手法。祇有和平與國際合作的敵人才會將這個問題提請聯合國考慮。因此，所有煽動戰爭者於有機會從新對於蘇聯及東歐新民主國家進行謊言與誹謗運動時都擦掌稱快，實非偶然。

各地若已適當地考慮過智利政府所提對於蘇聯及捷克政府的所謂控訴，即可見這種“控訴”祇是一個藉口，其目的在求加強美國國內特別顯明的戰爭心理狀態並求使國家與人民之間的關係更爲複雜。

無怪乎安全理事會收到智利函件以後，美國國內最激烈的煽動戰爭者就把頭抬得更高，並以輕世肆古的氣概呼請美國人民採取公開侵略政策而使人類捲入新的戰爭中。

在某些美國政客看來，美國干涉他國內政並不是反常的事。他們已漸習慣於這個觀念。例如，各位一閱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五日紐約時報所載國會議員 Lodge 在恆德大學的演說詞，即會承認我的結論是正確的。這位政客公開聲明必須拋棄“美國不應干涉他國內政”的觀念。一般言之，這種人更進一步直接呼籲戰爭。這位議員即是如此，或者可說，他要求用原子彈攻擊蘇聯。假如只有這一個議員持此見解，我們就不應提到他。可是，持此見解者並不只是他一人，還有一些人與他的見解相同。

我們有時聽見人家說對於這類人的聲明不應注意，並說我們對於參議員不能如對常人一樣，例如我們對於他們的要求不能像對

常人的一樣嚴格，並希望他們瞭解情況而且顧及情況。可是這是不正確的。甚至於參議員也應該設法明瞭到何種程度不是在真正切望和平而是在煽動戰爭。

我們有時又聽說煽動戰爭者及其反蘇聯的呼聲都不值得鄭重注意。可是我們不能同意這一點。我記起狗與行人的故事。他們安慰行人說他不應該怕一條正在大聲吠叫而且似乎非常憤怒的狗。他們問他是否知道看起來兇惡的狗實際上並不咬人。行人回答說他知道，但不知這條狗是否也知道。

煽動戰爭者若認為他們可以容易地欺騙世界輿論，他們便錯了。當然有愚直的人，我們可以用一位蘇聯著名詩人的話說“他記得最清楚的就是最後一本書告訴他的事”。然而我們相信聯合國的人民，包括美國人民在內，大體上都能辨別真偽並且確定誰是對的誰是錯的。

我們蘇維埃人民認為我們義應暴露煽動戰爭者的面目以便於抵抗他們。這是我們的偉大導師斯大林指教我們的。我們相信在這方面我們不是孤立的，蘇聯政府的態度現在和將來都得到其他國家許多維護和平者的普遍贊同。

煽動戰爭者顯然對於他們的力量估計過高而對和平擁護者的力量估計過低。可是和平擁護者的人數較多。戰爭祇對少數獨佔企業者及其在政府中任職的經紀人有利，他們的口袋中滿塞着軍用品的售款並且把他們的快樂建築在戰爭犧牲者的屍堆上。和平擁護者是人民自己，戰爭所帶給他們的祇是憂愁與窮困，眼淚與悲哀。

這不是說和平擁護者應該袖手旁觀，毫無舉動。這個結論是錯認的而且危險的。雖然煽動戰爭者的人數與和平擁護者的人數不能相比，可是煽動戰爭者勢力很大，因為他們掌有可以自由左右民衆輿論的工具——報紙和雜誌、無線電、電影及其他。他們利用所有這種工具來激起各國間的仇視與憎恨並且散布關於他國尤其蘇聯的誹謗消息，以求鼓動戰爭狂熱，這種狂熱已使很多神經脆弱和心臟衰弱的人，尤其在美國，感到苦惱。

如果我們想到許多國家內有很多煽動戰爭者正在擔任政府的重要職位，就更可顯見必須向他們不斷作無情的鬥爭，並且揭露他們的罪惡與自私計劃。因此，和平擁護者不僅不應鬆懈，反而應該更加努力向這些企圖煽動新國際屠殺火焰的挑戰者鬥爭。

對煽動戰爭者作這種無情與頑強的鬥爭需要毅力和鎮定。有些人早已失去反對煽動戰爭者的能力，他們冷靜評定事實和揭露煽動戰爭者陰謀的能力亦已減弱。有些人於聽了煽動戰爭者最近在無線電中瘋狂的怒號以後，晚間吃幾粒安眠藥平靜睡覺去了。可是還有其他大多數人民明瞭爭求和平的意義，他們知道蘇聯是他們的爭求鞏固和平的真正盟友。這些人都是可以信賴的，縱令利用安全理事會的講台也難欺騙他們。

我們可欣然見到東歐各國人民，包括捷克人民在內，現正與蘇聯並肩前進爭求鞏固和平。這些國家的人民都不會屈服於訛詐與恐嚇。雖然某些國家的代表正圖利用安全理事會的講台來恐嚇他們，可是他們有堅強的膽量與毅力來對抗這些人。

再者，這些人見到此地討論智利函件的情景以後會以更大的決心來爭求建立和平並且揭露煽動戰爭者的真正面目。我們決不懷疑他們在將來也會堅決而慷慨地抗拒任何外國干涉其內政或其國內與外交政策的企圖，且將依照他們自己的方法根據民主原則發展其經濟、文化及政治制度，同時一貫不變地繼續爭求持久和平及國際安全。他們在爭求和平時像所有其他愛和平的人民一樣總有一個真誠而忠實的盟國蘇聯。

隨後我擬評論智利代表以及英聯王國代表對於蘇聯所作的各種其他攻擊。英國代表昨天企圖給智利函件以一種可謂“理論性”的根據，而這個函件完全是虛構的。可是，在今天這次會議中我對於智利代表所提出的並經英聯王國代表復述的一點假事實不能緘默不言。

他們說捷克內閣中國外貿易部部長 Mr Gregor 表示感激捷克的盟國，尤其是蘇聯，因為它們幫助捷克卒能克服反動勢力代表在捷克所佈下的種種障礙。智利代表 [第二六八次會議] 及英聯王國代表 [第二七二次會議] 所述 Mr Gregor 的演說詞如下

‘我們卒能克服所有種種障礙並且擊敗反動勢力，應該感謝我們的斯拉夫盟國，主要的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這一段話是從何處摘錄的？它的來源與智利代表所提出並經他國代表復述的所有其他謊言來源相同。它是從某一最腐敗的美國報紙上摘錄下來的，這家報紙的任務就是傳布對蘇聯及其他東歐國家的誹謗言論。

實際上，Mr Gregor 從未發表這種聲明，而以爲是他發表的這段聲明純屬捏造。他所說的話與此完全不同。他談到該國糧食情況時說“感謝我們的盟國，尤其是蘇聯，我們的人民不必恐懼饑饉”。我再說一次“感謝我們的盟國，尤其是蘇聯，我們的人民不必恐懼饑饉”。這是捷克部長 Mr Gregor 所說的話。

各位當看出捷克政府部長所說的話與那些復述報章上的無稽之談且除了自己鼻尖之外不願看得更遠的人捏造他所說的話，二者毫無相同之處。

我希望英聯王國代表承認因爲他復述這種報紙的謊話即無異走上我所說的這些報紙所採取的途徑。換句話說，他是在復述誹謗的謊言並且企圖把謊言當成事實。

我知道如果依照智利代表所想教導我們的外交語言標準，某些代表所用的策略或者至今仍不會爲人所注意。可是如果我們根據——因爲我們在分析事實時必須根據——實際情形與公正態度，並求分別真偽，我們就必須表明事實真相，縱令在安全理事會中討論這個或其他問題時採取這種策略的人會對此感到不愉快，我們亦須如此。

Mr PARODI (法蘭西) 鑒於時間不早而且我們剛才聽到的聲明很長，如果比利時代表同意的話，我願意不聽這篇演說的法文傳譯。我將參閱明日分發的速記紀錄中 Mr Gromyko 的聲明。我的提議當然是例外的，並不構成一個先例。

Mr NISOT (比利時) 我同意。

Mr AUSTIN (美利堅合衆國) 我的話不會很長。安全理事會現有對於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及對於捷克現統治者極嚴重的控告，主要言之，這種控告指責蘇聯以各種方法干涉捷克內政，包括武力威脅及蘇聯爲使少數共產黨員奪取捷克政府而給予他們的援助。

敵國政府對於這種控告極爲關切。它認爲安全理事會有審慎考慮這種控告的義務。安全理事會已聽過智利代表 [第二六八次會議] 及 Mr Papanek [第二七二次會議] 的言論。他們兩人所提出的許多事實都需要加以闡明。我們還沒有聽到任何等於答覆這種控告的話。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代表昨天沒有答覆這種控告，蘇聯代表今天也沒有答覆這種控告。

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代表的整篇演說，其目的在對他國政府的行爲提出許多毫無根據與虛妄的指責，其中有些是針對敵國政府的，以求轉移聽聞。這並不有助於闡明安全理事會當前的問題。

今天蘇聯代表說美國的行爲是強硬干涉他國內政，是“訛詐”與“賄賂”的行爲，甚至於指控美國對於捷克背信。

如果這種控告是眞有其事，如果美國願意承認這種控告有絲毫的眞實，我斷言這不會令不幸的捷克人民相信對於蘇聯統治者的指責是捏造的。捷克的可憐人民並不因聽他國人民受間接侵略就擺脫了他們的桎梏。可是，我在參加聯合國大會和安全理事會會議時不斷聽到這種關於美國的奇怪故事。全世界人士都知道所以要有這種指責的理由而且知道這是蘇聯人民的專橫統治者的宣傳。這種指責從第一次提出以來一直就沒有改變過，始終是這種老調，實在不值得詳細答辯。

站在這個偉大的國際組織的一個負責會員國的立場上，我們所注意的主要一點是給與這種行爲以其應有的測驗而詢問這個問題“此間有人指稱蘇聯把捷克的善良人民淪於奴隸地位，他們的偉大民主制度已被推翻，他們的經濟組織早經破壞以致人民現已沒有獲得與佔有財產的自由，對於這種指責，應該向那裏找一個答覆？”

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代表的處境大概還不如美利堅合衆國的守門者和牧童。我確信蘇聯代表不像華盛頓或紐約市內消息極靈通的出租汽車車夫那樣有知道美國外交事務的機會，可是他們的言論原在求其巧妙，反而成爲大稱讚美國的民主制度，在美國出租汽車車夫、守門者和牧童都能知道而且談論其本國的外交事務。

有一位證人——就是說他可能親眼看見捷克國內的實際事件——他代表捷克人民的現時統治者，可是現在他沒有在座。我假定捷克代表說安全理事會現在處理的是一國國內管轄事項。可是他如何解釋蘇聯外交部副部長 Zorin 抵達布拉格後立即發生事變這個偶合現象？安全理事會各理事當知道蘇聯外交部副部長爲分配麥糧到其他國家之事並不習見。反之，通常各衛星國代表都是無條件地被召到莫斯科。安全理事會各理事也當記得蘇聯外交部另一位副部長 Mr Vyshinsky 正當羅馬尼亞國內發生事變時抵達蒲加勒斯

特，這件事與我們現在所討論的捷克的情形並非不同。

因此，安全理事會完全有理由追究 Mr Zorin 除討論麥糧問題外，還在布拉格有何行動。我們應該知道他是否像有人指責的一樣曾與 Gottwald 總理及其他共產黨領袖舉行討論，他是否在這種討論中實際上指導事變。

捷克代表是否能否認 Mr Zorin 鼓勵了共產黨員並且允予援助？我們也願意知道是否像有人所說的一樣，捷克總統拒絕接見 Mr Zorin 如果真有此事，其拒絕理由為何。這次訪問完全改變了捷克政府當時的政策，使它被迫對於參加巴黎的歐洲復興計劃會議一問題轉變態度。

所有關於希望經濟獨立之談均與安全理事會所知道的捷克總理與外交部長被召到莫斯科時事實經過不相符合。從這件事以及捷克政府忍辱宣布的改變立場看來，捷克代表能說他的國家未受外國壓迫嗎？他能像蘇聯代表今天一樣地說該國之不參加歐洲復興計劃是出於自願嗎？事實上在目前這些統治者之前當權的那個偉大的民主政府已經決定參加其他歐洲各國的辦法，但後來被迫改變其決定。

安全理事會也曾聽說捷克政府被迫放棄捷克國內鉍礦的全部管理權，並且聽說所有捷克人一律不准與這種礦業的經營有任何關係。如果這是事實，安全理事會有權聽取捷克代表說明這種情形與所謂無外力壓迫捷克之說相符合。也曾有人提到捷克貿易部長公開聲明共產黨員政變的勝利主要歸功於蘇聯，並說報章轉載的此項公開聲明後經更改而將這一段刪略。我們實在願意聽到捷克政府向安全理事會報告貿易部長是否代表捷克的現統治者發表此項聲明，果如此，貿易部長所提到的蘇聯援助是指什麼說的？假如使安全理事會知道將報章原載聲明刪略的理由，當更可幫助理事會明瞭事實真相。安全理事會現有一連串的控告指責少數共產黨員以政變奪取全國政權。在另一方面，安全理事會也有相反的言論說已經發生的這些事情都是依照捷克人民的意願發生的，因此即是安全理事會不能處理的內政問題。

在這方面，捷克現政府代表昨天向報界發表一項聲明，表明其政府對於安全理事會當前問題的立場。這是向民間而不是向安全理事會發表的聲明。這個聲明又引起一些另

外的問題，我想安全理事會一定願意得到答覆。其中聲稱捷克於二月間發生事變的原因是因爲“若干政黨背棄了最愛國的捷克人民在德國佔領期的恐怖年頭中所爭求的理想而且放棄了捷克人民建立其解放後的國家所根據的原則。

新捷克政府是否認爲在二月以前組成全國陣線的所有政黨中唯有共產黨才忠於捷克人民幾百年來所倚重的民主和自由理想？果如此，我們願意聆聽捷克政府解釋這種突然改變的必要。爲什麼放棄傳統的捷克民主政策而實行警察國家的政策？

該代表並向報界聲明捷克事變業已依照憲法原則及議會方法解決。試問剝奪依法當選議員的議會豁免權並將其解職，或將法官及其他政府高級官員中與政府意見不合者撤職，是否與現行捷克憲法相合？安全理事會願意得到所有關於其所收到的控告案的情報。

捷克居民是否歡迎在蘇聯受過訓練的官員來統治？是否每一個有勢力的捷克公民祇因他與統治捷克人民的現任官員意見不同即被視爲賣國賊或“背叛祖國者”？安全理事會應該知道這種種。

有人指出 Benes 總統不得對人民發表言論並說他所準備的三篇演說都經現在的統治者檢查禁止。我們應知道此話是否正確，如果是正確的，還應知道政府所以決定不給總統以公開發言機會的理由。如果這種指責是不正確的，若有人能向安全理事會說明何以總統於此次事變期間未對人民發表言論，也是有助益的。

捷克是一個瞭解民主的國家。這是全世界都知道而不需要證明的。它是一個全國普遍實行民主原則和方法的國家。如果像捷克代表向報界所說的那樣，最近事變是自然的國內演變，他如何能以這種說法解釋少數共產黨員所採取的行動，例如破壞其他業經承認的各黨派的會議，拘捕反對黨的政治領袖，驅逐大學中的著名教授，對於全國報章和無線電廣播加以全部檢查？爲什麼最有勢力的捷克報章的編輯都失蹤了？爲什麼捷克社會各界領袖都逃走了？爲什麼捷克外交部長自殺了？我再說一次，爲什麼捷克總統至今不發一言？

與捷克人民和捷克傳統特性不合的事實發生得太多了。與其他國家所發生的非常相同的事情太多了，所以安全理事會不能相信隨便否認，或一概否認之說，或者其他欺人

之談。安全理事會應該要求捷克代表對於我所提出的幾點加以最清楚的說明，我認爲我們也應該聽取蘇聯代表對於這幾點的說明。

安全理事會應該認明這種控告的嚴重性，這種控告是大家所不能不聞不問的。安全理事會應該研究這種控告的所有各方面，應該聽取有關各方的陳述。任何一位理事都不應輕率地下一個斷語。實在的，敝國政府不擬出此。

再者，安全理事會應該明瞭如果所控各點屬實，這就構成一個間接侵略的案件。那時就應該請聯合國採取有效集體辦法以求保全大小各國的領土完整與政治獨立。無論所控各點將來證明屬實與否，敝國政府的立場是贊成安全理事會繼續審議以免有民族受間接侵略。

主席 我提議現在暫停討論。因爲星期五是耶蘇受苦日，我提議我們在那天不舉行任何會議。有人對我說如果我們在星期六開會，就會引起額外工作和特別安排。所以我提議我們不在星期六開會。

在我看來，下星期最初兩天應該保留以便討論我們的議程上的其他問題。我覺得我們下次可在三月三十一日星期三午後二時三十分討論這個問題。

Mr ARCE (阿根廷) 我同意主席的提議，可是我願意指明在本星期最後幾天內基督教徒——天主教徒與非天主教——都紀念一個極重要的事件。在這個紀念季節，基督教徒默念約在兩千年以前巴勒斯坦所發生的一個事件，而且聖星期四也是這個紀念季節的一部分。

所以我請求我們在聖星期四或聖星期五都不開會，藉以對世上所有相信耶蘇基督者的宗教精神表示敬意。

我知道有許多緊急問題待討論，可是我不相信我們在這兩天若不開會會有大的耽誤。反之，我覺得我們如默念聖週所紀念的事件，我們的精神即可得到寧靜，我們可以更清楚瞭解力求世界和平的必要。

可是，在提出這個建議時我不願意自私，並願指明許多職員都是如此，因此應該讓聯合國的天主教職員也與其家屬紀念這一天。根據這些簡述的理由，我才接受主席的提議並且建議我們不應該在星期四工作。

主席。我當然聽任安全理事會各理事決定星期四是否開會的問題。我願意先提醒安全理事會各代表 上星期四我們散會時，各代表同意在本星期四開會討論印度巴基斯坦問題。星期四開會事已經宣佈了。

其次，我願意提醒各理事 議程上項目非常之多。可是，我請各理事決定我們是否應該在星期四開會，或者我們是否應該接受阿根廷代表的建議。

我知道過去幾年來安全理事會避免在聖星期五開會，但非避免在星期四開會。所以我們有一種不在星期五開會的默契。如果我們決定不在星期四開會，那就會成爲一個先例。

Mr ARCE (阿根廷) 我相信——這也是我堅持我的要求的理由——如果主席與印度及巴基斯坦代表商議，大家都知道他們有深厚的宗教情緒，他們必會同意等到下星期再來討論喀什米爾問題。

主席 我接受阿根廷代表的建議並擬與印度及巴基斯坦代表商議。如果他們同意安全理事會不在星期四開會，即有通知發出。如果安全理事會各代表未收到任何通知，那就表示我們仍在星期四開會繼續討論印度巴基斯坦問題。

關於宗教假日的整個問題，我希望各理事顧及主席的困難。這是一個世界組織，其中有所有各種宗教的代表。每一種宗教有其本身的假日及紀念儀式。如果我們遵守某一宗教的假日，即應遵守所有宗教的假日。我們倘在這方面求一律一致，我們就會感到工作上大受阻礙。因此，我最初未如阿根廷代表所希望的立即同意他的要求。

(午後六時散會。)

	頁次
第二百七十次會議	
二五。臨時議事日程	62
二六。通過議事日程	62
二七。繼續討論巴勒斯坦問題	62
第二百七十一次會議	
二八。繼續討論巴勒斯坦問題	68
第二百七十二次會議	
二九。臨時議事日程	76
三〇。通過議事日程	76
三一。繼續討論智利常任代表關於捷克斯洛伐克境內事件之來函	76
第二百七十三次會議	
三二。臨時議事日程	90
三三。通過議事日程	90
三四。繼續討論智利常任代表關於捷克斯洛伐克境內事件之來函	90
第二百七十四次會議	
三五。臨時議事日程	101
三六。通過議事日程	101
三七。繼續討論巴勒斯坦問題	101
第二百七十五次會議	
三八。臨時議事日程	107
三九。通過議事日程	107
四〇。繼續討論巴勒斯坦問題	107
第二百七十六次會議	
四一。臨時議事日程	111
四二。通過議事日程	111
四三。繼續討論智利常任代表關於捷克斯洛伐克境內事件之來函	111

聯合國出版物經售處

阿根廷

Editorial Sudamericana S A Alsina 500
Buenos Aires

澳大利亞

H A Goddard 255a George St Sydney
90 Queen St Melbourne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Carlton N 3
Victoria

奧地利

B Wulle stc ff Markus Sittikusstrasse
10 Salzburg
Gerold & Co Graben 31 Wien

比利時

Agence et Messageries de la Presse S A
14 22 rue du Persil Bruxelles
W H Smith & Son 71 75 boulevard
Adolphe Max Bruxelles

玻利維亞

Librería Selecciones Casilla 972 La Paz

巴西

Livraria Agir Rio de Janeiro Sao Paulo
and Belo Horizonte

高棉

Papeterie-Librairie Nouvelle Albert Por
tail 14 Avenue Bouilloche Pnom Penh

加拿大

Ryerson Press 299 Queen St West
Toronto
Pe iodica Inc 5112 Ave Papineau
Montreal

錫蘭

Lake House Bookshop The Associated
Newspapers of Ceylon Ltd P O Box
244 Colombo

智利

Librería Ivens Casilla 205 Santiago
Editorial del Pacifico Ahumada 57
Santiago

中國

臺灣, 臺北, 重慶路,
一段九十九號
世界書局
上海河南路二一一號
商務印書館

哥倫比亞

Librería América Medellín
Librería Nacional Ltda Barranquilla
Librería Buchholz Galería Bogotá

哥斯大黎加

Trejos Hermanos Apartado 1313 San
José

古巴

La Casa Belga O Reilly 455 La Habana

捷克斯洛伐克

Ceskoslovensky Spisovatel Národní
Trída 9 Praha 1

丹麥

Einar Munksgaard Ltd Norregade 6
Kobenhavn K

多明尼加共和國

Librería Dominicana Mercedes 49 Ciu
dad Trujillo

厄瓜多

Librería Científica Guayaquil and Quito

埃及

Librairie La Renaissance d Egypte 9
Sh Adly Pasha Cairo

薩爾瓦多

Manuel Navas y Cía 1a Avenida sur
37 San Salvador

芬蘭

Akateeminen Kirjakauppa 2 Keskuskatu
Helsinki

法國

Editions A Pedone 13 rue Soufflot
Paris (V)

德國

Elwert & Meurer Hauptstrasse 101
Berlin Schöneberg
W E Saarbach Gereonstrasse 25-29
Köln (22c)
Alexander Horn Spiegelgasse 9 Wies-
baden

希臘

Kauffmann Bookshop 28 Stadion Street
Athens

海地

Librairie A la Caravelle Boite postale
111 B Port au Prince

洪都拉斯

Librería Panamericana Tegucigalpa

香港

The Swindon Book Co 25 Nathan Road
Kowloon

冰島

Bokaverzlun Sigfusar Eymundssonar H
F Austurstraeti 18 Reykjavik

印度

Oxford Book & Stationery Co New
Delhi and Calcutta
P Varadachary & Co Madras

印度尼西亞

Pembangunan Ltd Gunung Sahari 84
Djakarta

伊朗

Ketab Khaneh Danesh 293 Saadi Ave-
nue Teheran

伊拉克

Mackenzie s Bookshop Baghdad

以色列

Blumstein s Bookstores Ltd 35 Allenby
Road Tel Aviv

義大利

Librería Commissionaria Sansoni Via
Gino Capponi 26 Firenze

日本

Ma uzen Company Ltd 6 Tori Nichome
Nihonbashi Tokyo

黎巴嫩

Librairie Universelle Beyrouth

利比里亞

J Mamolu Kamara Monrovia

盧森堡

Librairie J Schummer Luxembourg

墨西哥

Editorial Hermes S A Ignacio Mariscal
41 México DF

荷蘭

N V Martinus Nijhoff Lange Voorhout
9 s Gravenhage

紐西蘭

United Nations Association of New Zea
land C P O 1011 Wellington

那威

Johan Grundt Tanum Forlag Kr Au
gustsgt 7A Oslo

巴基斯坦

Thomas & Thomas Karachi
Publishers United Ltd Lahore
The Pakistan Cooperative Book Society
Dacca and Chittagong (East Pak)

巴拿馬

José Menéndez Plaza de Arango Pan
amá

巴拉圭

Agencia de Librerías de Salvador Nizza
Calle Pte Franco No 39-43 Asunción

秘魯

Librería Internacional del Perú S A
Lima and Arequipa

菲律賓

Alemar s Book Store 749 Rizal Avenue
Manila

葡萄牙

Livraria Rodrigues 186 Rua Aurea Lis-
boa

新嘉坡

The City Book Store Ltd Winchester
House Collyer Quay

西班牙

Librería Bosch 11 Ronda Universidad
Barcelona
Librería Mundi Prensa Lagasca 38 Ma
drid

瑞典

C E Fritze s Kungl Hovbokhandel A B
Fredsgatan 2 Stockholm

瑞士

Librairie Payot S A Lausanne Genève
Hans Raunhardt Kirchgasse 17 Zürich 1

敘利亞

Librairie Universelle Damas

泰國

Pramuan Mit Ltd 55 Chakrawat Road
Wat Tuk Bangkok

土耳其

Librairie Hachette 469 Istiklal Caddesi
Beyoglu Istanbul

南非聯邦

Van Schaik s Bookstore (Pty) Ltd Box
724 Pretoria

英國

H M Stationery Office P O Box 669
London SE 1 (and at H M S O Shops)

美國

International Documents Service Colum
bia University Press 2960 Broadway
New York 27 N Y

烏拉圭

Representación de Editoriales Prof H
D Elía Av 18 de Julio 1333 Monte-
video

委內瑞拉

Librería del Este Av Miranda No 52
Edf Gallpán Caracas

越南

Papeterie Librairie Nouvelle Albert Por
tail Boite postale 283 Saigon

南斯拉夫

Drzavno Produzeca Jugoslovenska
Knjiga Terazije 27/11 Beograd
Cankarjeva Založba Ljubljana Slovenia

凡國內尚未設有經售處而欲函詢或定購者，請與聯合國出版物銷售處接洽。地址如下

Sales and Circulation Section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U S A ; or Sales Section United Nations Palais des Nations Geneva
Switzerland

OR/SC/3rd Year (No 36-51)

Printed in U S A

Price \$U S 3 00, 22/6 stg, Sw fr 13 00

C P -55-32149-Nov 1956-121

(or equivalent in other currencies)